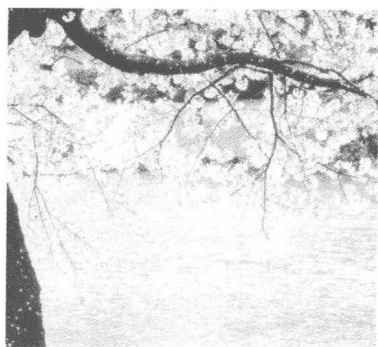


青梅竹马

【日】樋口一叶·著
萧萧·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青梅竹马

© 樋口一叶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梅竹马/ (日) 樋口一叶著; 萧萧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0.9
ISBN 978-7-5470-1208-6

I. ①青… II. ①樋… ②萧… III. ①短篇小说—作
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70304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0mm × 203mm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6.75 插页: 1

出版时间: 2010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 宣慧敏

责任编辑: 高 爽

内文设计: 师 钢

装帧设计: 白咏明

ISBN 978-7-5470-1208-6

定 价: 21.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024-23284627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樋口一葉
(1872-1896)

1872年（明治五年）5月2日生于东京都，父亲是政府下级官吏，家境贫寒。

5岁入学，11岁小学毕业后退学。

15岁加入诗人中岛歌子创办的诗歌创作组织“萩之舍”，学习和歌、书法和古典日文。

17岁，父亲因家业败落，不久去世。一叶担负起照顾母亲和妹妹的生活重担，并替故去的父亲还债。

19岁，决定当作家，经人介绍成为《朝日新闻》的记者，开始从事创作。

20岁，发表小说《暗樱》，但是还没形成自己的风格。

21岁，发表《下雪天》《琴声》。

22岁，文风逐渐发生变化，写出《花洞》《暗夜》等。同年12月还写出了《大年夜》，在当时博得了大作家们的高度评价。

23岁，连载代表作《青梅竹马》，并着手写《行云》《经文几案》《蝉蜕》《浊流》《十三夜》等，陆续发表于各种刊物。

24岁，一叶生命的最后一年。写有未完成的作品《末紫上篇》，此后病情越来越重，但她并没有停止写作。除了《清醒草》《咎由自取》等小说外，还发表了散文、诗歌等。《清醒草》得到了明治时代的文豪森欧外的高度赞扬。

除了小说，一叶还留下许多散文和4000首诗歌，以及自15岁开始精心写下的日记四十多卷。

2004年11月，一叶的头像被印在5000元面额的日元纸币上，成为日本纸币史上的第一位女性肖像人物。

她笔下那寂寞而清秀的姿态

——关于樋口一叶

洁 尘

记得曾经有一个关于樋口一叶的新闻，去查了查，是在2004年11月，说是日本起用新版纸币，其中5000日元面额的纸币正面用的是明治时代女作家樋口一叶的肖像。据说，这是女性形象首次出现在日元的正面。当时看这个消息时就想，肖像上了钞票，这对于一个24岁就因贫病交加去世了的女作家来说，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吧。

我读樋口一叶的作品不多，印象最深的当然是她的代表作《青梅竹马》，另外还有《岔路》《十三夜》《浊流》等，篇幅都不长，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应该都算是短篇作品，《青梅竹马》最多只算个中篇。最早看樋口一叶是从周作人这个入口进去的，这是他推举的女作家，他早在1918年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稿中就提到樋口一叶，称她天分极高，所写的女主人，多是自己化身，所以特别真挚。后期的著作更是尤为完善，几乎自成一家。周作人援引他人赞美她的话说“观察有灵，文字有神；天才至高，超绝一世”。又说，“其来何迟，其去何早”。

看樋口一叶的作品不多，一方面是她早逝，作品数量本身不多，另外一方面原因在于，关于她的作品，中文版很少。早年鲁迅和周作人合编了一部日本小说选，收入了《青梅竹马》这一篇。这可能是樋口一叶中文版的首次露面。之后几十年，曾经有过一两次结集的中文版外国小说集里收录过樋口一叶，然后又又是四十多年的沉寂。这

两年，樋口一叶在书界似乎成了一个不算冷清的的关注点，其久不见于坊间的中文版作品结集也面世了（要说一句的是，有的版本实在离谱，满篇的错别字），这可不是周作人的介绍之功，很可能是得益于余华的那段话，“樋口一叶毫无疑问可以进入十九世纪最伟大女作家之列，她的《青梅竹马》是我读到的最优美的爱情篇章，她深入人心的叙述有着阳光的温暖和夜晚的凉爽。”

爱情题材是樋口一叶最拿手的主题，底层人物、生计艰辛、隐忍不发和黯然神伤，这是她笔下爱情的基调，很美很冷，同时充满了人性的温暖，余华所谓“夜晚的凉爽”、“阳光的温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当然，她更多是属于夜晚和月光的，按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为了抚慰世间女性们的痛苦和失望而降生到这个世上的”。如果说温暖，那也是一种微光的暖意，来自感受而非感官，仿佛月华如洗之于我们的滋味。《青梅竹马》之所以成为樋口一叶的代表作，在于这是她所拿手的爱情题材的一次完美的写作；在这篇不长篇幅的小说中，少男少女之间那种微酸隐痛不得言说的恋情在一个叫做“花街”的地方铺展开来，这些微妙的情感和表达方式，与关于“花街”的风俗化描述搅裹在一起，前者轻描，后者浓绘，仿佛一经一纬，交织出一幅日本花布。日本花布艺术之精美在全世界都是享有盛名的，它们既是日用品，也是艺术品；樋口一叶的作品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她在日常化叙述之上，有着相当高超的境界和文字感觉。

爱情在樋口一叶笔下是艰辛人世中的一种奢侈品，它是真实存在的，但太贵，挣扎于生计线上的人们没有能力购买，只能隔着橱窗眺望遐想。但这种悲伤的情感基调在樋口一叶笔下流露出来时却丝毫没有号哭的意味，而是淡淡道来，无限惆怅。恰恰就是这样的克制，让读者掩卷之后怔怔不可言说。我特别喜欢《青梅竹马》的两个片断，一是雨中红绸条那段，是关于女孩美登利和男孩信如相遇

的一段，那愁肠百结一筹莫展的少男少女之间在爱情上的复杂心理和无能行为，被樋口一叶叙述得一波一澜层层推进，精彩极了，堪称关于初恋文字之高峰之作。在这一段里，表面结仇其实彼此倾心的两个人终于有了单独相处的时候——雨中，男孩信如偷偷来到女孩美登利的家，只想看一眼，却不想木屐的绳子偏偏断掉了。信如又急又窘，美登利又怜又怨，假装不经意地把一条红色的绸带甩到信如的脚边。这厢，信如为了自尊不愿拾起那条绸带，那厢，美登利为信如表现出的冷漠伤心。终于，那条绸带没能将两人共同的心意联系在一起，“……那块红友禅绸条，把人的哀怨留在上面，孤零零地躺在格子门外的泥地里。”跟此情节对应的的结尾就显得非常有趣了，一个日后会成为妓女的女孩和一个命定是个出家人的男孩，宿命中的分离是这样的：“在一个下霜的寒冷的早晨，不知什么人把一朵纸水仙花丢进大黑屋剧院的格子门里。虽然猜不出是谁丢的，但美登利却怀着不胜依恋的心情把它插在错花格子上的小花瓶里，独自欣赏它那寂寞而清秀的姿态。日后她无意中听说：在她拾花的第二天，信如为了求学穿上了法衣，离开寺院出门去了。”

从个人身世的艰辛以及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来看，樋口一叶有点好比中国的萧红。她在1872年生于东京一小官吏家庭，父亲后来弃官经商失败，破产后患病去世。樋口一叶很年轻时就开始担负一家人的生计，因辛劳过度在1896年24岁时就早逝了。虽然樋口一叶的经历之辛酸困苦比萧红更甚，而且，比萧红更年轻就逝世，更令人扼腕，但较之萧红对命运的诘问和反抗以及性格上的生猛之气，樋口一叶身上似乎有着一一种与生俱来的认命意味，她顺从安静，但同时有着一一种高度隐忍和无比顽强的气质；与此同时，她的悲悯情怀和乐天性格，使得她对底层小人物有着大同情和小调侃并存的态度，这使得她的小说既唯美忧伤又诙谐风趣；而她高超的叙述能力更是被所有喜爱者推崇，那是一种真正的“零度叙

述”，作者隐身在叙述之后，完全通过叙述来呈现作者的立场。樋口一叶在经历了20世纪的文学大潮之后依然能保持其崇高的文学地位，这跟她在叙述上的天分有很大的关系。

在她的作品中，我还非常喜欢她的风俗化场面的描写，这些段落在我看来就是上述所说的既唯美忧伤又诙谐风趣的段落。如果从周作人的角度来讲，可能就是具有一种他所称道的“冲淡之气”吧。比如我抄录在笔记本上的这段（取自《青梅竹马》）：

“从观赏夜樱的热闹的春天开始，经过挂灯笼悼念玉菊的季节，一直到演仁和贺戏的初秋，但在这条街上，十分钟工夫就要走过七十五辆洋车。不知不觉地打发走第二次演仁和贺戏的季节之后，红蜻蜓就在地里飞舞，花街水沟的旁边又传来了鹤鹑的叫声。从这时候起，早晚就吹来瑟瑟的秋风，怀炉碳也代替了上清店的蚊香。石桥附近田村商号磨粉的声音，都仿佛带着一缕缕的哀愁。在花街拐角，海老妓楼的大时钟的响声，也缓缓地传来了凄凉的调子。日暮里发出长年不熄的火光，人们一想到那是烧骨的烟，就会感到无限凄凉；走过堤坝旁的小径时，馆子后楼传来哀怨的三弦声，使人不禁停住脚步，抬头倾听，原来是仲之街的艺妓在施展她的妙技，唱着：蒙你垂怜，同衾枕——这样很平常的歌曲，也不知道为什么使人感到深深的悲哀。有个妓女出身的女人说，从这个季节开始，到妓馆来的客人，就不像那些拈花惹草的浪子，而是一往情深的诚实人了。”

这些段落中涉及到不少明治时代的地名、物件、事物的名词，但我觉得完全不用去看相关注释，就是在这种模糊的罗列中，风俗化的意味反而更繁复和更有滋味。一个作家比如樋口一叶具有白描时代风俗的手艺，那就的确是“天才至高，超绝一世”了。

[目录]

埋没·····	11
大年夜·····	43
行云·····	59
浊流·····	73
十三夜·····	105
自焚·····	123
岔路·····	157
青梅竹马·····	167

埋没

第一回

陶器画工人江籓三凭一枝画笔能得心应手地画出五百罗汉、十六善神，高耸的楼阁、曲折的回廊；或者在三寸高的香炉和五寸高的花瓶上，画出日本人的像或中国人的像，有的是元禄^①时代的风雅姿态，有的梳着神代^②式的高高的发髻，武士的铠甲惟妙惟肖，贵人的服饰鲜艳华丽；或者在花瓶等的中腰描绘极美丽的翎毛花卉和清雅的高山流水。画意到处风物自成，浓淡合度，色泽鲜明。入江籓三的手艺虽然能博得喜爱洒金画的俗人们的赞扬，但是自己却总觉得不称心，常常放下笔慨叹这个行业的没落。处在这种一提“萨摩”^③二字，连萨摩产的鲣鱼片都能抬高身价的世界里，制造描金陶器这一行手艺竟一蹶不振。

想当初，在天保^④时代，苗代河岸边有一个叫作朴正官的陶匠，曾慨叹当地没有一个制造采釉陶器的能手，他虽然是一个十六岁的

①元禄（1688-1704）是日本朝代名。

②日本传说中的由神来统治的时代称作“神代”。

③萨摩是九州地方的一个地名，明治维新时萨摩的诸侯和藩士们参加官军积极讨伐德川幕府，因此萨摩人在明治时代威信很高。

④天保（1830-1843）是日本朝代名。

少年，但是竟鼓足了勇气，极力向官长请求，向藩厅^①呼吁，结果把两位师匠聘请到坚野来，他跟这二位师匠刻苦学习，辛勤钻研了好几年，到安政^②初期，终于在田之浦地方开设了采陶窑，在制造采陶的技术上获得很大成就。但是，现在虽然生逢提倡美术的盛世，在继承这个行业的东京的两百多名陶器画工中却没有一个人想要认真钻研这种技艺的奥妙，有心把日本技艺的独到手法显示给海外蓝眼睛的洋人。这些人虽然手握画笔临摹学习，心中却充满利欲之念，有的认为所谓“美”就是发财之捷径，甚至有人认为“美”就是指的吉原洲崎^③等柳巷花街里的尤物，说什么品川^④一带也不乏佳丽，于是口中吹嘘，笔下乱画、乱抹一气，脸上还带着得意洋洋的神色，在这种拜金主义的社会里，什么叫做“佳”，什么叫作“妙”？不过是把交易上的价格当作品评艺术的标准罢了。只有美术店老板爱收买的作品才是佳作珍品，真是岂有此理！而且正因为这样，陶器的交易一面又不得受那些卖国奸商的操纵，价格一再被他们压低，陶匠们原来就很贫苦的生活又遭到了分外的剥削。可是，他们却仍然糊里糊涂地不觉察，反而认为这不太合算，于是用偷工减料的办法降低成本，粗画乱抹，本来画一个的工夫画出了十个，甚至有人把坐在画架前还没几天的、以瞌睡代替练习的小徒弟们打醒，命令他们描绘轮廓和底稿，乱涂乱抹，也不知道是洒金还是描金，活像擦画具的抹布上的污渍，根本谈不到美，简直给本行丢尽了脸。如果这么下去，恐怕用不了十年他们的作品就会和今户烧^⑤的土器做伴，摆在山货铺的门前去接尘土！他们也并不都是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的傻瓜，但是都认为时势如同将要冲破堤坝的激流一

①明治维新初期，旧幕府诸侯被任命为藩知事（地方长官的办公处称藩厅。）

②安政（1854—1859）是日本朝代名。

③④都是日本东京的妓馆区。

⑤日本东京浅草区今户街出售的粗糙的土器。

样，无法防御，认为还是袖手旁观才合于处世之道。于是他们只是用手托着下巴，伸着懒腰，糊里糊涂地没有一点主张，竟把由于自己的不长进所招致的后果当作同地震和雷殛一样的天灾，无缘无故地嚷着：“天命，天命，”把一切都归罪于天。老天爷真是冤枉极了。不过，这也难怪，在如今这个社会里，到处都是些不知罪过的家伙，他们虽然也是蜻蜓洲^①上数十万子民中的一部分，却压根儿不理会对炊烟旺不旺都要担忧的圣心^②，把日本国的名誉揉成一团丢进垃圾箱里。“那么，愤慨同行的堕落的我岂不是大傻瓜吗？”籾三又想：“但是无论如何我有我的信心。当初立志要操这个握笔的生涯，也是前世注定的。如今即使有人辱骂我是疯子也好，嘲笑我是傻瓜也好，纵然拿来万两黄金，也改变不了这个志愿，我要拼命研究技术，在这个把轻佻浮薄的家伙们称作才子的明治时代里，让那些俗人们见识见识愚直的价值、钻研的成果和本行的真髓！哪怕在人家眼里一文不值也罢，我一定要烧出我自己认为满意的作品，把奇人入江籾三的名字留在陶艺史上。可惜自己一贫如洗，空怀大志已经好几年了，要是这样蹉跎下去，真不知道何年何月在何物上才能发挥胸中的抱负，这岂不是我毕生的憾事？”

籾三每当想到这里就不由得紧握右手，手腕颤抖，气得几乎肝肠寸断，把满眶热泪往肚里吞。他虽然没把悲愤之情向外吐露，然而不知道是谁给起的外号，大家都管他叫“愤世先生”，他成了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但是，却很少有人光顾他。他没有朋友，没有弟子，也没有老婆，只有妹妹阿蝶和他一起生活，住在高轮如来寺前边一个篱笆上爬着牵牛花、檐前缭绕着蚊香烟的小房里，过着与

①指日本。据传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登山眺望时曾说：“我国形势宛如双飞的蜻蜓”，因此，后人把日本称为“蜻蜓洲”。

②据传日本第十六代天皇——仁德天皇为人仁慈，有一回登高楼看见民房炊烟升得不旺，下令免税几年。这里是指一般天皇。

团扇结不解之缘的日子。^①

第二回

十六七岁的姑娘，连瞧见枯叶落地都会觉得有趣；可是生在穷人家里的阿蝶，春花秋月都会引起她辛酸之泪。和她年龄相仿的姑娘们，都在新花样的轻衫上系着一条时兴的腰带，打扮得婀娜多姿，在她们那副仔细端相起来并不怎么标致的尊容上，厚厚地涂上了一层官粉，因此才增加了三分美丽，再加上那个经过一番苦心几次梳卷才蓬起来的鬓发和燕尾儿，乍一看倒像个美人儿似的，如果迎面走过时还会随风飘来一般香水气味。她们打扮得这么漂亮，是准备在黄昏后到神社^②去许愿，也不知道她们祈求的是什么，恐怕神仙也要大伤脑筋哩！

阿蝶对她们回头瞧着自己的寒伧样儿，虽然并不觉得害臊，但也不怎么高兴，不由地把罩在已经褪了色的长衫下的双肩缩得紧紧的，快步走过她们身旁。路旁的夜市上摆着妇女用品的摊子，阿蝶却一眼也不看，心里想的全是她哥哥的事。她一不求荣华，二不求富贵，只求一件事：如果她将来能走好运，但愿把这个好运让给哥哥，一来可以让他在世人面前显示一下才能，得到一些安慰；二来叫那些平日瞧不起哥哥的同行画工们跪在哥哥面前道歉，为去世的父母增光。如果能够这样，那么即使自己比现在穿得更褴褛，用绳子作腰带，也是情愿。她因为有这样的心事，所以每次把绣手绢儿的活计交到铺子里回来的时候，一定顺路参拜那座据说是很灵验的白金街的正公神社。她从来没把这件事告诉过哥哥，假使哥哥听见，可能丢下画笔叹息道：“你这样热心艺术，我还远不如你

^①这句话是表示蚊子很多的陋巷破屋的生活。

^②神社是祭祀日本神道的各神、历代天皇与历史人物的地方。

哩！”

阿蝶一边往回走着一边挂念着家里，匆匆地迈着步。当她走到一条小胡同时，忽然看见聚着一大堆人，也不知道是有人打架呢，还是捉住了小偷儿。阿蝶因为怕多事，打算躲开人群绕过去。这时从人群里传出哭哭啼啼的哀求声，阿蝶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向人群中探望，原来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样子比阿蝶还要寒伧得多，可见贫苦是有限度的。这个老婆婆也许是落魄了的名门妇女，在那已经有了皱纹的眉目之间还残留着高贵的风度。她好像是依靠摆摊烤饼摊子过活，跪在放着平底铜锅的小摊子旁边，频频磕头赔罪。对方是一个满脸胡子、面目可憎的三十来岁的家伙，穿着大花的单衣，袒露着胸脯，跺着脚，直着嗓子在大叫大嚷。在这个金钱能使亲人变成仇敌的社会里，说不定他们当初还是很要好的朋友，不会是一生下来就面红耳赤地互相争吵的。有些人在受到别人金钱接济的恩惠时，感激万分，但后来却无力按期偿还。处在这种事事艰难的社会里，他们不履行诺言确是出于无奈。这些人因为自己也觉得难为情，所以往往违背良心，装作不在家，甚至说些自己所不愿意说的谎话来搪塞，一个月又半个月地拖延着，结果还是毫无办法，于是乘着黑夜来到房东的门前拱手而拜，既顾不得情义，也顾不得脸面，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看来这个老婆婆的遭遇也许是这样，她好像怕人听见似的，压低了嗓子小声地分辩着。她究竟有什么难处？从那哭哭啼啼的话语中是听不清的，不过把那些断断续续的一言半句凑起来看，好像是女儿——老婆婆生活的唯一依靠——病在家里，婆婆哀声地恳求对方说：“要是女儿病好了，还能想出一些办法来，请你再等些日子吧！”女人的心肠本来是软的，只有穷人才知道穷人的痛苦，阿蝶听到这些话觉得好像是自己的事情，不由得对那个男子的蛮横感到非常气愤。那个男子蛮不讲理地说：“虽然连利钱都抵不住，先把这个烤饼摊子给我再说吧！”老婆婆

边作揖边哀告地说：“如果把这个摊子拿走，从今天起我和女儿就没有吃的了，请你可怜可怜吧！”但是那个男子却狠狠地打了老婆婆那正在向他作揖、求他开恩的手。这时候阿蝶气得浑身发抖，心想：“这个家伙真可恨！看样子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困难，吃得肥头大耳的，没有一点病。难道他不了解老婆婆带着病人过日子的艰难困苦吗？他不是魔鬼就是夜叉，要是我有钱的话，真想用钞票打他的耳光，从他手里救出老婆婆来呢。可恨的是自己力不从心，即使倒空钱包也无济于事。多气人啊！多可怜啊！”

阿蝶气得不知如何是好，回顾左右的人群一再叹息，心想哪怕一个也好，在这么多的人里也应该有个同情老婆婆的人。正在这时候，有个男子几乎擦着阿蝶的肩膀，毫不犹豫地大步走进人群里。阿蝶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他，这个男子已经站在那个正在大吵大嚷的胡子脸跟前，一手拉住他正在挥动的胳膊，望着他微微一笑。看热闹的人们都不禁一愣，大家的视线马上集中在这个男子的身上。这个男子是个年约二十八九岁的青年绅士，微露出了怀表的金链。按他的外表风度，不知说他柔和好呢，还是说他优美好，总之，他有说不出的令人敬重的地方。他一面回顾老婆婆，一面用客气的口吻对胡子脸说：“我是过路人，不知道底细。不过，她是一个妇女，尤其是因为上了岁数，可能有时候得罪人。你瞧，她在拼命地给你赔罪呢！马路边儿是容易引起大家议论的地方，要是带洋刀的老爷^①来了，你也有点失身分吧？怎么样？看在我的份上原谅她吧！”绅士温和地劝告那个胡子脸。

“干么？外人少管闲事！要是赔罪能值钱的话，这件事早就解决啦！你如果愿意听，我可以把为什么不答应她的原因告诉你。我是她的大恩人，把房子租给她两三个月了，使她免于露宿在外。没有想到这个老鬼后来又花言巧语地借去我五块大洋钱。我借给她钱

^①指警官。